

■似火晚霞

我和我的“宝马”

舒志芳

我的“宝马”，就是那辆陪伴我多年的26吋永久牌自行车

关于“宝马”，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2009年“十一”长假过后的一天，一位老同事急着要去区农林局核实一份资料，这边催着，那边等着，步行怕来不及，又没有汽车，于是他第一时间向我借了自行车，以最快速度骑到农林局。归还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舒老师，你的‘宝马’真管用，帮了我的大忙，谢谢！”我的自行车就这样被同事一骑摇身成了“宝马”。从此，其他同事也开

始管我的自行车叫“宝马”。

自从有了这个头衔，我的自行车“身价”连升三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都得“让”它三分。每当我骑上这辆自行车，同事们就会“忌妒”地说：“还是你的待遇好哇！”他们因工作需要时，都会毫不迟疑地向我伸手要“宝马”的钥匙。

自小学五年级至今，不同品牌的自行车陪伴了我五十多个春夏秋冬，我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1969年，我当兵的第二年，临时担任连队上士，每天天刚亮就要在高低不平的黄泥路骑上七八公里的自行车到镇上买菜，风雨无阻。

转业后在银行工作，自行车也是我最钟情的交通工具，无论去开会还是搞调研，城区和邻近的乡镇，我也是骑自行车前往，为此同事会半开与玩笑地说：“跟老舒出门，就当骑车夫吧！”

2003年12月离岗退休后，我爱上了地方志的编纂。在主编《奉化军事志》《鄞州军事志》《鄞州检察志》时，靠的就是这辆永久牌自行车，它伴我走过奉化和鄞州的山山水水，带我进过许许多多机关乡镇，领我采访过百位老军人老干部老职工。

2008年10月，《鄞州区志》编

辑部组建，我作为政治部类的责任编辑继续骑着这辆“宝马”驰骋鄞州城乡，到鄞州各部门和单位搜集资料。每到一地，我都为自己的这辆实惠管用的“宝马”而自豪。粗算一下，这两年的两年多时间，我骑“宝马”去了40多家单位，累计跑了320多公里，我的“宝马”也在纵横驰骋中焕发着生机与活力，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便捷、高效、低碳的功力。

如今，我已跨入古稀之年两年有余，“宝马”仍然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仍然骑着它驰骋在修志编史的路上。

■生活七彩

黄蚬的记忆

秋实

老底子奉化被称作为“三佛地”，境内濒海多山又有平原，所以奉化人很有口福，既可品尝到各类东海海鲜，也可吃到山珍美味，境内的溪河江湖同样盛产河鲜。过去，用淡水中产的贝壳类生物做的家常菜如“咸齑卤烤田螺”“葱爆螺蛳”“葱花黄蚬汤”，都是奉化城乡居民家里传统的家常菜，如今这些家常菜已很少能在寻常百姓餐桌上见到了。

记得小时候去剡江边的外婆家，最喜欢的就是和表兄弟们一起去沙滩上挖黄蚬，两三个小孩一个下午就能挖上一淘箩。拿回家放在清水里养一养，让其吐尽沙粒。第二天中午洗净后，用爆油一炒后加清水煮沸，撒上盐和葱花就做成了一大碗透骨鲜的黄蚬汤。

过去，奉化城乡各地的菜市场上田螺、螺蛳、黄蚬都有卖，有经验的主妇挑黄蚬一看就知道，颜色鲜黄的是溪坑里河里捕捞的，表面颜色乌黑的是河里捕捞的，河里的黄蚬做得不好就会有股泥腥气，这跟

生长环境有关。

上世纪70年代初从部队休假探亲时去外婆家，本想再约表兄弟一起去剡江边挖黄蚬，却被告知自从上游造了一座小化肥厂后，剡江里再也挖不到黄蚬了，当时还不知道有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这一说。小化肥厂关停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了，剡江里依然见不到黄蚬，可见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有多么严重。

如今奉化城乡菜市场上，别说黄蚬，连田螺、螺蛳等水产也是很少见，偶有一摊卖螺蛳的，向摊主一打听，原来是从安徽或河南等地运过来的，买回家一炒，总感觉这外省的螺蛳味道，总不如奉化本地的来得地道和鲜美。

近年来，政府部门下大决心实施“五水共治”，让人们看到了恢复自然生态的希望。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为后人想一想，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态和环境，也为后人留住一些传统美食，留住一些美好的记忆。

■我的故事

失忆之夜

董荣华

失忆的桥段经常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一般现实生活中很少见。但使人不敢相信的是60年前，刚刚初中毕业的我，竟经历了一个至今难忘的失忆之夜。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年龄比我大24岁。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谋生计，他远离家乡闯荡在外，最后落脚在上海一家国营果品公司。我们兄弟俩一直未曾见面，待我读书识字会写信了，才开始有书信往来，他还曾经给我寄过一支上海产的钢笔。1959年，我初中毕业，征得母亲同意后，与同村一青年一起去了一趟上海。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加上的是大城市上海，心里非常高兴。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在宁波轮船码头乘上了驶往上海的民主四号客轮，买的是五等舱船票。上船安顿好后，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我能清晰地听到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我这个人从小就活泼好动，坐了没多久，就开始从五等舱走到轮船的底层，那里是面积很大的通铺舱，很多旅客席地而坐，热闹极了。到晚上11点光景，轮船开始晃动起来，据

旁人说是到了大碶小碶这个地方了，那里已经是属于公海了，海深浪大。我一个人带着好奇的心情，跑遍了船上允许旅客进出的地方。

大约午夜一点多钟，轮船慢慢地驶进了黄浦江，隐约看见了上海外滩的夜景，那明亮而又五光十色的灯光照得外滩如同白昼。

船靠岸后，我与同村青年在外滩分别，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忘记了大哥在四川南路的家庭住址，脑子里只有他工作单位的延安东路，并且把四川南路几弄几幢的门牌号码，套在了延安东路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延安东路上来回徘徊，又冷又饿，双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脚步。路上行人稀少，也问不到确切的地址，于是我真的害怕起来，茫茫然不知所措，似漂泊在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无助极了。

朦朦胧胧中，又过了半个小时，豁然间，我的大脑开了窍，突然恢复了记忆，蹦出了四川南路大哥家的门牌号。后来，我终于来到了大哥家里，当我看到与我相貌相似的大哥时，真是悲喜交集，各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情绪差点崩溃。



陈道行 画

■心香一瓣

捧住一叶飘秋

王海波

“秋老虎”还没来得及握住肆虐的机会，就匆匆而过，天就这么凉了，晚饭后走在林荫道上，心情自然格外舒畅。突然有一叶轻抚飘来，从头顶，从肩膀，滑落到手心——一叶飘秋！蓦然，思绪放飞，无法抑制，沧桑尽管剥落着青春的容颜，然而执着始终追逐着跋涉的足迹，失落与希冀，漠然与笑靥，浓缩进了眼前这一片飘零着的、略带红色的落叶里……

童年，泥泞的乡间小路，淳朴的农家伙伴，斑驳的乡村木屋，慈祥的农舍老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时间隧道上最素最淡的特写，然而，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骨

子里烙上了最纯最真的印记，演绎成了我的品性，演绎成了我生命中最易燃烧的原动力。

少年、青年、壮年，再到暮年，感叹时间的悄然流逝，感怀生命只能成为一个匆匆过客。手捧这一叶落索的飘秋，顿生了些许无谓的伤感：秋天是叶的暮年，秋天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暮年！从孜孜不倦的少年郎走来，跨越了意气洋溢的青年，步入了埋头耕耘的壮年，眼看着就到了暮年……

不知何缘，伤感转瞬，被连根拔去，不断延伸的视线里，隐约浮现了那直面绝壁，不回避命运落差，方得以呈现壮观的瀑布，油然的敬仰、油然的浩气从心底涌起：秋天，叶的

飘落不是暮年，而是它挣脱紧束身躯的枝头，敢于给自己一个乘风的机会，何等壮美！自然，秋天更不是生命的暮年！“蜡炬成灰泪始干”记载的是蜡烛的无私；“粉笔成尘意飘飞”刻印的是粉笔的坦然；“俯首甘为孺子牛”挥洒的是人心的崇高……现如今的一叶飘秋，大有“化作春泥更护花”豪情，这传递的不正是生命的意义吗？根根银丝、条条皱纹，倘若能融进这样的无私与坦然，这样的崇高与豪情，即使真的到了那生命的暮年也绝无伤感可言了！

在老年大学的这些日子里，我幸运地遇见了很多与过往一样或不一样的人和事！虽说是暮年，他们

同样也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的社会人，每一个前行的脚步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这个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并且成了国家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只是这一特殊的群体里多了一分专注、淡定、乐我所乐的人生境界。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人类该共同追求的远大目标之一吗？

一叶飘秋同样值得尊重和拥有！此时的心境仿佛一种来自净土的音乐——宁静而圣洁！只要秋实撑得起生命的厚度，优雅地老去，就不会只是梦想，在沐浴着秋雨巷间，定能走出一个优雅的自我。

秋意渐浓，夕阳正红！

■民间传说

三坵田强盗剿灭记

的样子。沿涧多大石，石头表面经水流千百年的冲刷光滑异常。随着山势升高，隔几步就成一小潭，每个潭边都是一架小瀑布。再往上，两边出现石壩，其间还有几段古墙垣。跨过山涧上的小石桥就是一处平地，这里便是三坵田。贼首在此安寨以后，强迫周边百姓定期送钱送粮送衣送物，谁家反抗谁家就倒霉。他们还经常下山强抢民女，百姓恨之入骨，诉于乡官。乡官差丁去拘捕，却连寨子也进不了。三坵田地势险恶，强盗利用地形，在高处垒积大片石头，再用葛藤缚住，若有人进攻，只要割断葛藤，乱石就飞奔而下，所以乡丁去清剿过数次，均以失败告终。

咸丰六年（1856年）冬，张凤祥掠鄞县蔡家墩，掳股户蔡诗洪父子。蔡诗洪的儿子死在去山寨的途中，归寨后贼人焚其尸。他们将蔡诗洪关在山寨里，索钱1300贯，收

到钱后蔡诗洪被放回家中。诗洪家人密诉军门，把总林某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吃穿皇粮，若不为民除害，要我等做什么？”当即下令下去，提标精兵百数十人直奔三坵田。到了以后，果真山上飞石倾泻而下，不得进。忠义乡派遣的向导中有汪某，松岳人，此人善登攀，绰号“上山兔”，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献策于林：留少许军士在隘前山涧对岸，佯装商研进攻方略，主力走小道往松岳，绕到三坵田背后高地上，宰杀盗贼十余人，群盗始惧。此时民团也赶到，两拨人手执大刀、长矛从上面冲下来，喊杀声惊天动地。虽然这些强盗多系亡命之徒，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怎么敌得过训练有素的提标精兵，吓得团团转。寨前又有官军守着，想逃无路，于是乱窜乱撞，有的躲进山洞，有的跪地投降，只有少数头目和顽固分子作困兽之斗。把总吩咐将拒不投降者

就地诛杀，然后一把火烧了这个强盗窝。

三坵田上坵有一古寺，原名龙树庵，道光年间改名天福寺。张凤祥占山筑寨后，把天福寺作为后寨。官军围其寺，搜得十余盗，截其半以示众。寺中被掳妇幼数十人，俱放还。把总向军门报捷，提督命令将大小头目押解至明州府听候发落，愿意改过自新的小喽啰，遣返原籍，三坵田强盗就此剿灭。

时过160多年，今天的三坵田境况如何？陶坑村后建起了银峰水库，坝前绿草茵茵，是陶坑村一道亮丽的风景。从这里到三坵田修筑了机耕路，长约2公里。天福寺毁于咸丰年间，后来在原址修建了银山禅寺。三坵田海拔232米，现修筑了登山简易步道，到银峰1800米，小蟠龙1100米，银山矿洞900米。近年，走三坵田古道、访银山岗矿洞，继而看最美风车公路，已成了一种时尚。

